

患難餘生錄 (三)

包一民

曹德宣捉拿韓靜遠

(本文插圖刊第3與53頁)

編者按：名作家現任立法委員包一民女士的「患難餘生錄(一)」、「(二)」已刊本誌三十八卷三、四期。

瀋陽城的地理形勢

在我憶述這段憂患的故事之前，要先談瀋陽城的結構和地理形勢，以及東北大學的新校址所在地，和一些往事，因為這些事情，都和憂患故事息息相關。

東北原來分為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後因「奉天」二字是滿清時代之名詞，不合於民國之體制，故改為「遼寧」，瀋陽是遼寧的省城。

瀋陽的城牆和城樓高峻而整齊，「九一八」後，日本製造了偽「滿洲國」，玩弄溥儀這張傀儡牌，毀滅古蹟，把瀋陽的城牆拆除很多，殊令人憤恨！其實放寬八個城門，自可便利交通，但日本人偏要毀壞城牆，只是想消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以免中國人目視古蹟，引發愛國及復國之思。簡言之：日人拆除此種古蹟之動機，在使中國人忘記祖國。抗日勝利接收時，東北環境已大變，人事全非，滿目瘡痍，多少有用之人，變成鴉片煙鬼，這是侵略者毀滅中國種族之惡毒手段所造成。

日本人荼毒中國人的方法很多，飲食衣着都

在控制中，例如在嚴寒冬季，中國人所穿棉衣，不是用真正的棉花做成，而是用最壞的尼龍製造，既不溫暖，也不堅固，用手指一戳就出一個洞。又如東北最有名的水菓之一，是我走遍全世界未吃過的「香瓜」，酥脆香甜，人人愛吃，但在日人統治下，絕種了，因為日本人禁止東北農民種植瓜菓，只准種植與軍用有關之農作物，所以香瓜絕種了。日本人殘害中國人無所不至。

瀋陽城的中心區域是鐘樓與鼓樓所在地。鐘鼓樓之建築，巍峨壯觀，中國之古城，如西安及北平，均有鐘鼓樓；其意義是以「暮鼓晨鐘」作為市民息作之指針，用以振起人民奮發前進之精神。瀋陽這兩座偉大而意義深遠的古建築物也被日本人拆掉了！真是可惜，可恨！兩樓之間是一段平寬的大道，俗稱為「四平街」（這是街名，不是遼北省的「四平街」商業區），諸多大商店、大飯莊、各種有名的工商機構均林立於這條街上。與「四平街」平行的街道，在城之正中心，通稱為「督軍署胡同」。「督軍」是清代統治東北兼握政權和軍權的軍政大員，其辦公署稱作「督軍署」。清末時期，張作霖取得東北統治權

，袁世凱稱帝之前，為拉攏東北勢力，乃冊封張作霖為「上將軍」，故原來之「督軍署」改為「上將軍公署」。此公署不論日夜都是軍警林立，戒備森然。在督軍署之斜對面，距離一尺之遙，立着一塊大石頭，周圍磨成十個平面，行人至多看到九個平面，看不到面牆的一個平面。因此，東北有一句俗語：「沒見過大石(十)面」，是言人不可能有十全的知識與見解；也有人譏諷鄉下人未到瀋陽城，謂之「未見過大石面」。在督軍署的南邊，大小南門裡之間，劃出一個區域，修築張作霖宅第，通稱為「大帥府」。

瀋陽城的區域劃分是「八門八關」，井然有序。城牆之四面，各有兩門，按東西南北命名，曰大東門、小東門；大西門、小西門；大南門、小南門；大北門、小北門。城外分為八個區域：曰大東關、小東關；大西關、小西關；大南關、小南關；大北關、小北關。各關銜接着城裡各門的大馬路，各建一條大馬路直達八個邊門；邊門之外，就是郊區。各關的大馬路南邊，全是商店，其餘大都為住宅區。我家的瀋陽老宅，在大北關橫街，是內外兩個院落的大型住宅，幽雅的

舊式建築。

城外區域距城門較近之處，稱為「門臉」（這是東北的土語）。瀋陽城大小西門外之兩個門臉，以小西門臉最為繁華熱鬧，猶如今日臺北市之西門町，亦似北平之天橋或東安市場。瀋陽的各門都有門臉，但均不及大小西門臉之熱鬧。故大小西門臉是社會人士最愛去之場所，在那兒可以看到各種雜耍及遊藝，可以吃到各式各樣的小吃，也可以購得各種衣物及稀奇古怪的東西。算命卜卦的人，到處擺攤，給人們預卜吉凶禍福。我曾經丟失過許多寶貴的首飾，也曾到西門臉掛攤上去算卦；算的滿靈驗。

在我幼年的時候，只知西門臉之繁華熱鬧，但未聞有扒手或小偷一類的傳聞。遊逛西門臉之人，無慮金飾品之被搶或錢包之被竊。可以想見當時治安情形還不錯。

為何大小西門臉最熱鬧呢？蓋因交通便利之故。中國北寧鐵路火車站，及日本人經營的南滿鐵路火車站均在城的西面，來往行人的流量較大，乃形成大小西門臉之繁華。

滿清皇室陵園勝景

在瀋陽區域，有滿清帝國所遺留之兩大陵寢，在城北者俗稱「北陵」，在城東者俗稱「東陵」。此外還有一座「老陵」，即滿清始祖「達爾罕王」之陵寢，在今日安東省之新賓縣（滿清時代稱為「興京」）境內。俗稱「興京」為「陵街」，距瀋陽城約一百五十華里，乘坐東北鄉間的老式馬車，在冬季，道路被冰雪封凍，車馬走得

快，一天半就可到達；若搭乘雪橇（東北人稱作「爬犁」）則半日可達。若在春夏季節，冰雪溶化，土路上車馬難行，需要兩天半至三天之時間方可到瀋陽城。

在東北的冬天，馬拉的「爬犁」是最受歡迎的一種交通工具；冬季幾次大雪後，大地上東西，包括山野、房屋、道路、田園……都被大雪封蓋，所以雪橇在「紅樓夢」上形容東北冬季是「玉琢銀裝」的世界。我家預備多件的狼皮斗篷，都是為冬季乘坐馬「爬犁」用的。乘客用狼皮斗篷，包上全身，溫暖如春，在冰凍的大車道上行馳，其快如飛，人坐在「爬犁」上，如騰雲駕霧一般，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因此，「馬爬犁」一天跑三百里，不是稀奇的事情。閱者如非東北人，或以余言為河漢也！

效先談「東陵」，它是清太祖「努爾哈齊」之陵寢；明代萬曆四十四年，他已擇地到瀋陽之區域，乃自立為帝，建元曰「天命」，在位十一年。東陵之規模與北陵相近。

北陵的正式名稱曰「昭陵」，是清太宗之陵寢；太宗是太祖之子，名曰「皇太極」。他繼太祖為帝，定國號為「清」，在位十六年。太宗之子名「福臨」，六歲即位，由其叔父「多爾袞」攝政。福臨之廟號曰「世宗」，年號曰「順治」，在位十八年。明吳三桂乞援，多爾袞帥師入關，平定李自成，遂入主中國，建都北京。

張作霖（字雨亭）掌握東北政權之後，對於古蹟及古物均加意保護。對於滿清之各陵寢視為古蹟，維護週到，時常修整，故滿清雖亡，而其

東北之各陵寢，則完整如故，從未聞有盜墓取寶之事。

這些陵寢既然成為人民之遊覽勝地，每到假期，遊人如織。它們的幅圓究竟有多麼大，吾人無法估計，因為遊人很少走遍陵園之全境者。這三個陵園都是滿清入主中國之後所建築，均採宮殿格式，都是黃磚綠瓦，宏偉壯麗，加以蒼松翠柏掩映其間，更足引起遊人之美感與遐思。崇高之正殿，當是昔日之祭堂，而其附屬的各建築物，大概為陪祭官員及役員們之服務及休息之所。宮殿之最後區域，則為殯葬之所；面積約三四百坪，中間出現一個大型土饅頭，外表堅固而美觀，內藏棺槨。其週圍用琉璃磚瓦築成矮牆，遊人只可遠觀，而禁止越牆至內部踐踏。

走入陵寢之正門，則用石板鋪築大道，直達正殿之階下。大道兩邊羅列着石碑、石人、石馬、石象等，其用意也許是以這些陳列品來美化陵園，但在遊人看來，這是十足的顯示帝王家豪華與莊嚴之氣氛而已。石碑上的刻字全是滿文，漢人很少懂滿文者；揣其文意無非是歌頌清太宗之神武、睿智及功德與事業罷了。

一到假日，則學校青年成羣結隊而來；尤以日本的各校學生皆穿着黑色制服，乘着舊式的馬車，一隊接一隊的到北陵來遊覽及野餐；日本在東北之商人及公務員也於假期攜男抱女來陵園遊覽及野餐。這真是所有中國人最厭惡的現象，因為東北同胞在默然中都察覺到：每個日本人都懷有侵佔我東北之野心。這些日本人都居住於瀋陽的日本租借地——東北同胞稱之為「日本站」。

東北大學與省三中

張雨亭銳意培植東北人才，十分注重教育。瀋陽一市就有各種學校，如小學、中學、工科、醫科、商科、法政及男女師範學校，有系統的培養各種人材。不惜鉅資，創立東北大學，令派其長子張學良（字漢卿）為校長，並以原有之一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為基礎；但原校址在瀋陽城大南關下頭，面積狹小，不敷建立新大學之用；且環境雜亂，不適合大學教育之需要；乃選定環境清新、風景優美、遠離城市、地域廣闊之北陵區，為建校之基地。以東北之財富而言，建設全中國最大之「瀋陽兵工廠」（據云周圍二十五華里）易如反掌，至於成立一所大學，更是不費吹灰之力。於是在松柏參天之北陵勝境，不久就出現了一座堂皇壯偉的現代高等學府「東北大學」。

張雨亭雖未讀詩書，更不會舞文弄墨，但富於高遠的理想。他認為創辦一所像樣的「東北大學」是他們父子的文化德政，也算對得起東北的人民。可是經過日寇的侵略及其對於東北原有的文化建設之百般破壞，而今河山變色，再遭週中共之竊據大陸，塗炭生靈，對於中國文化作無情的打擊，更使東北之一切文化教育的設施都破壞無遺，這真是民族的悲哀！共產主義已成全世界之毒瘤。迄今為止，自由世界還未出現一位像我們先總統蔣公一樣的蓋世偉人（真正認識共產黨之罪惡），能運用自由世界的無窮潛力（包括一切共黨政權所支配的人民），把人類共同痛恨的

共黨消滅！

這所高等學府——東北大學，分設理、工、文、法、商及教育等學院，其設備在當時是號稱最完善的。所聘請的教授多為國內外知名的學人，如章士釗講墨子，曾浩然教文學，他們皆係知名學人。東北大學的歷史雖短，但採「迎頭趕上」的精神，使學校的內容參考當時歐美著名的各大學來設置；校長張漢卿決心使它先趕上國內著名的各大學，如清華、燕京及北大等校，事實上確已做到了許多。

東北在地理環境上是處於南寒帶，一到冬季則全境被大雪所覆蓋，呼吸時鬚眉結霜。因此延聘教授，稍有困難。所以校方乃厚其報酬，優其待遇，在學校附近，建築單幢的現代化小型二樓房屋，作為教師宿舍，並充實室內設備，以求教師生活之舒適，俾得全心致力於教學及研究。遠望綠樹叢中，白牆紅瓦的單幢小二樓，在冬日的冰天雪地裏，於傍晚之時，每家吐出縷縷的炊煙，大有難塵絕俗的神仙洞府之概。

我在大學時期的體育教授高梓女士，真是多年不見的師長了。她到臺後卜居於環境寧靜清幽的新竹市，按時到南北各大學授課。有一次（記不得何年何月了）我自臺北返臺中，看見火車的鄰座有一位年長而高雅的女士，我覺得有些面熟，互相介紹交談之後，始知她是我大學時期的體育教授高梓老師。一路上說不盡的往事，好似雲煙一般從面前飄過。她的新竹住宅意外的被火燒光，我在中央日報上看到她發表的短文，述說火災的經過，並追述她前在東北大學時的教授宿舍

，真是最理想、最舒適，她當時認為這是她的終身家宅。足見東北大學的教師宿舍是如何的優良，使人懷念！

我對於高老師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班上的幾位女同學，曾結伴到她的宿舍去拜訪。因為我們素知高老師是留學美國回來的新人物，她舉止高雅，態度大方。她們夫婦是有名的愛情結合。我們擁到她們的客廳裡，看到她的「那一半」郝更生先生，正給我們的高老師擦皮鞋油。我們這羣在封建社會中長大的女孩子，看到這種現象，真是既新奇，又羨慕，我們當時都向高老師慶賀，師生笑成一團。往事如昨，故土鄉情，於今相隔數十載，追述陳跡，國恨家仇，齊集心頭。恨不得馬上重返故國家園，這是留臺的大陸同胞每人均有的願望；如果永遠回不去，唯有埋骨他鄉，再也嗅不到故鄉泥土的芬芳氣味了。我們生在東北的人只有在夢中朦朧的看到白山黑水的情景而已！現在才體味出陸放翁詩句的沉痛滋味，他的詩云：「死去方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痛思故土，古今所同。

行文至此，不禁回憶東北大學在北陵建校後，真是莘莘學子讀書的最好環境。一年四季，有享用不盡的異樣景物：在春光明媚之時，蜂飛蝶舞，鳥語花香，使人怡情悅性；在溽暑薰蒸的夏日，有古樹濃蔭，遮掩驕陽，清風徐來，足以消除盛夏的炎熱；待至滿地黃花，紅葉飛舞，秋高氣爽之季節，正是青年奮進之時；冬季大地覆蓋着皚皚白雪，寒氣逼人，但室內溫暖如春，室外

紅梅盛開，與白雪相映成趣；東北青年生長於嚴寒之中，已鍛鍊成鋼鐵之身心，非嚴冬之所能征服。東北大學之環境，使學子感到四季讀書樂；課餘之時，三三五五，漫遊校園之中，談心說笑，其樂融融！惜好景不常，不勝今昔之感。

我就讀於東北大學教育學院的國文系，因為沒有預科，稱為「專修科」，其中有的同學當過縣立中學校長，也來進修。上述的校園風光說起來，我真慚愧，我着實未能充分欣賞過。因為我這個大學生，除了每日上課時覺得輕鬆一些，壓力減少，課後則壓力接踵而至：每日搶時間上課，下課後則須操持家務，並負擔國民黨的黨務工作。

東北大學的國民黨黨員，分為兩個小組，他們申請省黨部派韓靜遠出席他們的小組會議，以指導進行。因此輪流在我家開小組會議，會後常在我家便餐，所以增加我的辛勞。同志們必須每週作讀書（黨義之書）報告，及社會活動（爭取東大及三中優秀的同志）報告。我是小組會議的一份子，當然也要作此種報告，因此使我身心兼勞，那有多少時間去瀏覽北陵及校園的美景呢？每當時序更換之時，聽聽同學們興高采烈的講述北陵勝境如何優美，及在校園玩的如何暢快，我也幫着他們高興而已。我記得有一次和靜遠單獨遊覽陵園，這種享受，在我一生中是不可多得的。與同學共遊的時間，雖有幾次，但實在是太少了。教育學院各系的宗旨都是為提高學生的教育水準，以備為教界服務社會，故設有公費生名額，各科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免繳學、膳、宿等費；後來大家爭取公讀生之資格，不僅免費，而且

是一種榮譽。我曾吃過兩三次住校公讀生之伙食，可稱色香味俱佳。我不住校，當然棄權。

我的同班學友來臺者，男同學有劉海澄、滿廣信兩人，女同學有任志中、李田林二人。任志中是劉增華先生之夫人；劉曾作過駐日大使館之代辦及沙爾瓦多公使；李田林是田雨時的夫人，他們夫婦都是吉林省區選出的立法委員，後來他們移民巴西，現在都在美定居。任志中也隨兒女居住美國了。滿廣信一直任臺中物資局主任之職並兼任逢甲大學教授，他的太太去世後，也隨孩子們在美國定居了。我們教育學院「國文專修科」的同班學友，現居臺灣者只有我與劉海澄兩人而已；當年的小學弟，他曾在財政界任高級職務多年，早已退休了，其為人也純厚熱心，是現今難得之好友。回想當時，我們班級常有好笑的事發生。例如男女同學在班上不交談，在今日看來豈非稀奇古怪的現象。班上最年長的男同學李長嘉，據說曾做過校長，我們幾位女同學在國文科教授曾浩然先生的辦公室看到這位李同學的作文簿，內有一篇陳述當時班上的情形，有云：「男女雜坐，握手有罰，目之不禁，亦足以娛！」曾老師把這些佳句加以圈點，我們幾個女同學看完這段文章，大笑之餘，向班上同學宣布，傳為佳話。回憶往事，如在眼前，但我已垂垂老矣。今日在立法院中，朝夕相聚的同寅好友，當年在東北大學，雖不同學院，但聽章士釗講「墨學」者，尚有其人，即今日常常相聚的女同學邢委員淑嫻。我們言及當時之情景，既高興，又歎惜「時不我與」。

我因為生了大女兒（乳名「國秀」，學名「香籬」），復學後必須住在校外，正好距北陵約二華里之遙，有一個小村莊，名曰「御花園」（這個地點與這個故事最有關係）。顧名思義，是前清皇室到北陵祭祖時之驛站。此小村從前住戶旗人居多數，清室滅亡後，滿族多移走，漢人移入。我在此小村租賃兩間民房，作為宿舍。靜遠奉黨的命令，由南京歸來，就在此地發展他的工作。

御花園與東北大學之間，就是省立第三中學，校長王華隆（字階平）是東北的地理專家。他從前任省立第一中學史地教員，印製地圖出售；靜遠任省立第三小學校長時，代為推銷不少地圖，但不受酬謝，故兩人友誼甚篤。王華隆的家也住在御花園。他聞知靜遠回瀋陽，乃請靜遠到校兼課。東北未掛國旗，為了掩護工作，此為韓靜遠與省立第三中學發生關係之始。

靜遠惹禍我先受害

東北大學的前身是「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本文在此要談到的主要人物曹德宣（字仲珊）即係瀋陽高師畢業。吳家象由北京大學畢業後，任張學良幕府之秘書，同時兼課於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因此吳與曹構成師生關係。曹曾任安東勸學所所長之職，後來轉任奉天省立第三中學史地教員。及吳家象任奉天省教育廳廳長之後，乃擢昇曹德宣為省督學。

王華隆校長查知學生對兼課教員韓靜遠之授課觀感頗佳，乃改聘靜遠為教務主任。靜遠之天

性，不論擔任何種職務都要全力以赴。他任教務主任後，對學校各方面多所建議，故王華隆很滿意於靜遠的服務精神。而校內同寅及校外人士和家長們，亦多認為學校有進步。

曹德宣以省督學之身份，到省立第三中學視察。靜遠是教務主任，當然要陪同曹督學到大禮堂對全體學生訓話。據說他原是三中教員，現以督學身份，意氣飛揚並且態度傲慢的批評學生（不是鼓勵）；學生覺得，他是從前本校的教員，現在才昇督學，便如此的不客氣，乃羣起反抗，滿屋噓聲，跺足聲，用鞋擦地板聲，都爆發出來了，繼而大聲叫罵。曹督學萬分震怒，罵學生野蠻，學生反口對罵，簡直不成體統；學生憤怒，失去理智，任何人也鎮壓不住。曹的顏面大受損傷，回廳報稱：「王校長華隆廢弛校務，教務主任韓靜遠放縱學生均應撤職」。吳家象廳長新任行政職務，未加調查，即予批准，並派曹德宣為省立第三中學校長。曹德宣告掉王校長，自己取而代之，有人揣測曹德宣預謀取得校長之職，所以故意製造事端。

曹德宣以新校長的姿態，很傲慢的到校接收。他責備王華隆百般錯誤，一無是處；王華隆被罵的頹作一團，不敢發一言。王華隆為什麼如此的怕曹德宣？靜遠一概不知，唯有在旁助理移交，對曹的態度頗為不平，未加思考，對曹大事申斥，說曹「是黨同志，不可如此張狂，應謙虛穩重，勿使本黨失掉光彩。」靜遠回家後，自言曹被他如何如何義正辭嚴的糾正之後，才按部就班的接收。可是韓靜遠這種不加思索的「打抱不平

」，充英雄好漢，表面上是「為朋友兩肋插刀」，但實質上既然得罪了曹德宣，惹禍上身。他必欲殺靜遠而後快，可是同時也未必贏得王華隆的友情——也許得到相反的結果。我深知靜遠惹禍後，第一個受害的還是我。

曹德宣要抓韓靜遠

曹德宣陷害韓靜遠的方法是誣指韓靜遠為「亂黨」。何謂「亂黨」呢？曹自己已經是「國民黨」了，絕不能說「國民黨」是亂黨，他只能說「反東北政府」的人是亂黨。於是他製造一些反東北政府的傳單和標語，乘夜在第三中學的校中張貼出來，公然向學生宣佈這是韓靜遠之所為，因為韓是亂黨。

曹德宣所用的教務主任史卓如是靜遠的北大同學，他親自到我家，把曹的舉動及嚴重情形告知我。有一天傍晚史卓如又來了，他說必須勸靜遠離開瀋陽，看樣子，曹德宣一定要下毒手，就在這兩天。靜遠回家後，我向他說：「情況不好。」他說：「東北現已易幟（換掛青天白日國旗），我不怕。」不肯走。史卓如又來我家，說：「曹今晚可能有行動。」我對靜遠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一旦被捕，就不易釋放。」於是靜遠到城裡錢公來大哥的宿舍（也是黨的辦公處）暫避一下。果然，驚險的事到來了，我第一次遭遇軍警捉人的場面。當晚夜間兩點鐘左右，正是人們酣睡之時，一羣憲兵和警察，大約有三、四十人，鬼哭狼嚎、雞鳴犬吠一般的發出淒厲的聲音，使人恐怖萬分，高喊韓靜遠出來。他們把我所住的

御花園小房團團圍住，跳牆進院，用槍上刺刀挑開房門，並把外面的套窗也摘下來，一羣軍警塞滿我的小屋。室外還有不少軍警。我的老女工抱着我的四歲女兒，戰慄不已。我的新生男孩（韓效忠）才一個多月，我的健康尚未復元。所幸靜遠不在家，我的心尚能平靜。表面上是從容不迫，實際上是強作鎮定，問軍警：「你們這是做什麼？你們的頭目是那一位？請出來說話。諸位弟兄們好不好退出去？你們要抓人，我們一個也跑不了，千萬不要嚇壞我的孩子！」於是有一位年輕的人走出來，身穿灰色西裝，很文雅的把那些軍警趕出去。

我問他：「你貴姓？」他答：「姓齊。」當時的瀋陽憲兵司令姓齊，於是我問：「憲兵隊齊司令是你什麼人？」他答：「是家叔。」我問：「有一位包監督你認識嗎？」他答云：「認識，常到我家裡。」我說：「包監督是家父，齊司令是我的盟伯伯。」他一聽，立刻改容，說：「對不起，我們來打攪。」我問：「你們夜靜更深，到我家做什麼？」他說：「鎮壓地面，緝拿匪徒。」我說：「好奇怪，你們捉賊，怎麼捉到我家裡來？」他說：「我和靜遠是好朋友，順便來看看。」其實我們從事黨的工作，從來不讓我的家庭知道，我和這些人素無往來，靜遠如真被捉去，只能給我父親帶來麻煩。齊司令與家父的交情很好，但我從來未與齊家聯絡過。

我家滿屋子堆着書，這位年輕人順便拿一本翻開看一看，他當然看不懂，就放下了。我明知他們是曹德宣找來捉拿韓靜遠的，我裝作不知他

們的來意，他們見靜遠不在家，才慢慢的散去。此時天已放亮。

我家的後院住着東北大學的國文系教授韓毅亭老先生，以及左鄰右舍的人都嚇的不得了。因御花園一帶小偷爲患，我把父親的手槍拿來一支，也是父親親我愛槍，所以給我，用以鎮壓小偷。我把槍裝在「飲冰室文集」的套子裡，放在窗臺上，事後想及此事，反而害怕起來；因爲軍警若發見手槍，可能連累到家父；而且他們可以藉此誣靜遠爲亂黨，並要再來煩擾我家。

我強作鎮定的結果，體內受到震動，在軍警走後，我便大口吐血；其實我是第二次吐血了。從此後，我每遇緊張情況，便舊病復發。我深深感激韓老教授與房東老太太，他們一直陪伴我到天明，並爲我請醫生服藥。韓教授當然知道事實的真相，但對房東老太太我只好按照憲兵人員所言之理由，來解釋此事，以安鄰人之心。

此日清晨，東北大學同學施幼青同志來訪，我告以昨晚之事，託他速到城裡錢大哥（名公來，錢與東北的國民黨前輩朱霽青先生是同盟兄弟，所以他的住處經常是國民黨同志聚會之所。如王育文、李光忱、李桂庭、孟傳大、孟廣厚、韋仲達等均常到錢的住處開會。後來錢大哥被張大帥捉進監獄二年，東北「易幟」後，由張漢卿釋放出來。韋仲達同志於抗戰期間在日本監獄中被殺）住處告知靜遠儘快離開瀋陽，無論到何處，不要直接寄信到家，須寄到御花園的小雜貨店轉交才好，因雜貨店老闆娘和我家相處很好；或寄到城裡四平街的大商店吉順絲房或泰和商店轉交

亦可。我復學後的生活費用，皆靠父母的安排供給，此兩家大商店與我家有資本的關係，我家又是他們的大主顧。家父在此兩家大商店各給我立一購貨摺子，以便憑摺購買物品。東北的大商店出售一切必需的物品，上自綢緞，下至葱蒜，無不具備。我母由柳河縣三源浦家中，在冬季把鷄、鴨、牛、羊、豬肉等埋在雪中凍起來，然後由我家送糧的馬車帶到海龍縣的山城鎮，再交瀋陽路火車上的熟人，把凍好的肉類轉送到瀋陽城我的住所。由此可見父母對子女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我有時覺我母去世太早，我離開父親多年，均未盡一點孝道，真是抱憾終身。軍警來我家後，已經三天了，靜遠沒有消息，使我心焦如焚，度日如年。想想這些年我的困苦生活，要是我母在世，必然爲我痛心不已。

三天之後（這三天對我來說有如三年。）靜遠的信來了，知他已到北鎮縣城內郎春譜同志所開的診所，他們夫婦對靜遠十分熱誠。靜遠信

中言他欲赴平，但無路費，不好向郎大夫開口。給靜遠辦路費之事，又增加我的辛勞。我不便向父母開口，因爲他們怕沾上革命黨的邊緣，遭受連累，我又不便由上述的兩個大商店取款，只能與同班好友韓啓英談借款之事。後來抗戰時期，韓啓英在西安任「東望小學」校長，她的丈夫在日本讀士官學校。她也是有孩子的走讀生，與我在御花園小村比鄰而居。我倆的志趣相投，每日結伴上下課。御花園小村距東北大學約二里之遙，我與啓英漫步途中，有時談詩論文，在課業上切磋琢磨；有時談家庭瑣事，或兒時情景，可算是情投意合的知心朋友。她平時給我好多鼓勵與安慰。因爲她姓韓，故呼靜遠爲「家兄」。她性情豪爽，可以推心置腹。我向她周轉，說有急事用款。她未問何事，便慷慨的說：「正好我手中有兩百元銀圓，你先拿去用。」（銀元俗稱「現大洋」，是國幣，較東北通行之地方幣，俗稱「奉票」價值高出若干倍。）（下期續完）

張大千外傳

隆重 戚宜君 著
出版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現已出書，定價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